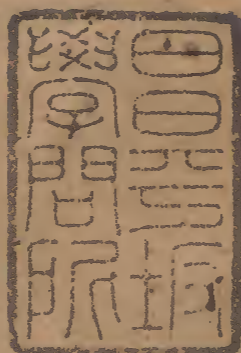


荆川稗編

卷之六
卷之七

內閣文庫	漢書
三五函	三〇九
七	六〇九
集	冊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三六六	三〇九
一七	六〇九
	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6)
函號	366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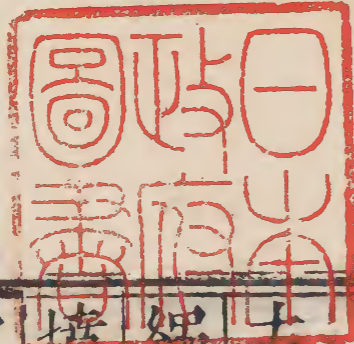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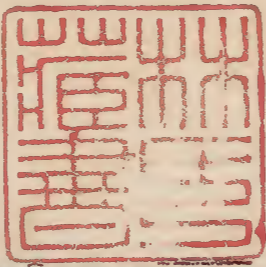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六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書一

尚書序

孔安國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
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
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
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
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
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

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
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
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
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
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
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
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
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
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

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尚書正義序

孔穎達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專總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述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辭舉廢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特經歷代書類百篇採翡翠之羽

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
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
斯爲盛斯乃前言徃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
雄以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窅同埋經典共積薪具
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
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
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寔遭巫蠱遂寢
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
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
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蚤出晚始得

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又而愈亮
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
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肯趣
多或因循帖釋注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
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
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
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義若其言必託數
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於靜樹使教
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
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

義義更大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陋失未爲得也今奉明敕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蹶闕見覽古人之傳記質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臣王德韶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敕與前修疏人驍騎尉朱長才等對敕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聖範其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書傳序

蔡沈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主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

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
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
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
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
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
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
貫通迺敢折衷微辭與旨多迷舊聞二典禹謨先生
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
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

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
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
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
是訓詁亦可得其旨意之大略矣

論古文今文尚書

通考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
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
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訛錯時失之則
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
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詁

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
備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
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
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
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
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
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
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
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辯他經專門每輒

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
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
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
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
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
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
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慤不可遽
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
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
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

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
 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
 史之所為也視前為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
 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
 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
 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滕
 作於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
 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為博攷經
 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為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
 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

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
 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
 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
 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
 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由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
 釋字其乖牾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
 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
 不可忽哉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
 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徃徃
 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

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
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鏞瀝短刀何足云詳
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
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
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
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而今世經書往往有列
國本云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孔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
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
作傳註解而逵父微賈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

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
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
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秦誓則
云今秦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秦誓秦誓後出或云
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
白魚火鳥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
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二十三篇卽伏生
書也亦未得爲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
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爲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
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徃徃載之蓋自太保

荆川雜錄卷之六
鄭冲授蘇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爲豫
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
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
始得其篇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
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然終有可疑者

馬端臨曰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
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
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
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
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

唐則又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
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
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徃徃人猶以
僻書與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
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
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
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
五十八篇而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
諧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斗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
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

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古文今文辯

鄭樵 輿論

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齊人也故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來之者何休註云齊人語以是知齊語多艱深難曉者或者又云盤誥聲牙自是書之本體典謨訓貢範湯誓泰誓等書同出於伏生而明白坦亮如彼豈齊音使然詳二說皆是然未有的論後見朱文公語錄云典謨之書必是經史官潤色來尚書誥命皆分曉亦是當時制誥是朝廷做的文字如盤

庚酒誥等篇皆是當時與民說話正如今之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時各不同後來追錄而成此言實為的論

中星考

陳櫟 文獻志

堯典中星與月令中星候之必於正南午位則同而其象與星宿不同所以不同之由有四焉曰古畧而後漸詳一也堯典以中氣月令以月本而不專以中氣二也歲差三也昏刻之難定四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其形之圓如彈丸其覆地之形如覆盂其旋逆也如轉轂天半覆地上半包地下二十

荆川雜錄 卷之六
八宿亦半隱半見隨天而旋焉天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亦左旋一日繞地一周而比天爲不及一度積一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日與天會故占天者於節氣初昏之時候某星中於正午之位以審作曆之差否古今一律特詳畧不同爾不必拘於南面聽治視時授事之說今術家欲辨方位必先定子午針以爲準亦其遺法中星無刻無之特白日不見他時無準惟於節氣初昏之時候之正午爲便爾是故中星二字始見於孔傳曆象日月星辰之下前是未見也堯典候中星之法歷一月而中星

移次歷三月而中星移方地之四方一定不易而天之四象十二次二十八宿運轉不停惟春分星鳥南星昴西星虛北星火東天位與地位合春而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矣所謂中星移方者如此倣此而推他皆可見堯典中星惟虛昴以二十八宿言星鳥取四象星火取十二次互相備也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四星勻亭降而求之月令又降而求之漢晉志三統元嘉等曆分至中星不皆相對聞之先覺曰堯卽位於甲辰其二十一年爲甲子甲子冬至日在虛一度而昏昴中盛矣哉此天地間

貞元會合之運曠數千載而一遇者也月令視堯典則漸詳矣其果精密與否未可知也堯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宿且患井斗度闕而別舉弧建以審細求之堯典惟求之初昏月令則併求之且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近之度焉朱子嘗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以是知中星之轉移即天體之轉移也定一歲之運實本於日之行度春秋分百度冬至夏至一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分至之相距必六度故增減每十八度此法之

由來必已久矣堯典雖畧然賓出日餞納日冬至夏至致日行之惟謹且星鳥星火星昴星虛必冠之以日中日永日短焉非求日之所在以定中星乎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牛中冬昏東壁中鄭氏曰呂令與堯典異舉月本也漢志亦引月令章句謂中星當中而不中或不當中而中進在節初自然契合且又有一證三統曆後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曆方退至壁八度爾豈有呂令時仲冬也昏壁中而漢晉乃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也此所以昏東壁中也然唐孔氏日月令十

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大畧不細與曆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昏明中星在一月之內有中者皆得載之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爾長樂陳氏亦曰月令中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互見也以此二家說言之則月令中星亦未可斷以爲盡舉月本也兼之歲差之說尤所當知而經解家之所鮮知漢唐二孔皆不及此

至三山林氏朱子蔡氏始引差法以論經蓋天度於零分而有餘歲日於零分而不足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遷改以合其變至東晉虞喜宋祖冲之隋張胄玄始用差法率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倍之爲百年皇極曆酌二家中數爲七十五年雖近之未精密也唐李淳風不主差法一行力辨其非謂自周迄春秋季日已差八度漢四百餘年日亦差五度矣今又參之大衍曆及近世景祐新書又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年敘會天曆者又

謂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雖歲差年數難以一說定之而歲之必差可知矣况古今昏刻又自不同日長至六十刻短至四十刻古也後乃謂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既入二刻半而昏一刻之間中星常過三度半強而昏明之刻乃爭五度使分至之日或天氣有陰晴明晦之殊則星之出沒必有遲速難準之異乃欲拘拘以辨千古中星同異難矣哉且是說也一行常慮之矣其說曰何承天以月蝕衝步日所在又驗以中星漏刻不定漢世課昏明中星爲法已淺今候夜半星以求日衝雖近於密而水有清濁壺有增

減或積塵所壅則漏有遲莫臣等頻夜候中星而前後相差或至三度愚讀唐書至此未嘗不喟然嘆曰嗟乎以昏難而求之夜半夜半有刻漏可憑若可定矣而又病於水也壺也積塵也以及至於三度之差夫三度之差幾一刻之差也曆家用心至此亦良苦矣曆家有曆書有渾儀且世掌天官從事專且久而候中星之難尚如此今吾儕僅據諸經史而以方寸之天想象圓穹之天乃欲定千古中星之同異信難矣哉革卦之大象傳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之必不容不革尚矣唐二百九十年曆凡八改近世率二三十

年曆必一改惟不免於差也是以不免改革以與天合使古曆可膠固守之則何取於治曆何足以明時哉由是言之則吕令上距堯時幾二千年仲冬日自虛宿而退至斗中星自昴宿而退至壁無怪也其不能不異者不特難辯亦不必辯也抑又有感焉堯甲子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迄今日愈益退今大德乙巳距堯甲子三千六百四十有二年而冬至日在箕昏營室中日在虛退至箕凡涉五宿中星自昴退至室亦涉六宿以歲差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約之則二萬餘年後冬至中星始又退

至昴宿而與堯時合矣而誰其見之論至此豈不曰俛仰終宇宙哉豈可不遐思而永慨也哉

中星辯

鄭樵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皆定戌時如此則六經之書凡言見者見于辰也凡言正者正于午也凡言中者中于未也凡言流者流于申也凡言伏者伏於戌也中星之說雖經傳無明文要之其說有二有正于午者謂之中方位有中於未者謂之中星宿之見伏堯典四仲迭建之星則以午為中月令昏旦之星則以未為中以午為中者謂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考中星以正

荆川雜錄卷之六
四時故以午爲中若夫論星辰之出沒則又不然天
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勢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
之運始則見于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于午中
于未焉故以未爲中且以火星論之惟其以午爲正
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五惟其以未爲中故
月令言季夏昃昏火中惟其至申爲流故詩曰七月
流火惟其以辰爲見以戌爲伏故傳曰火見于辰火
伏而蟄者畢不特火星爲然諸星亦然如詩曰定之
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未也大抵巳午未皆南方則
以午爲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爲火見伏之始終則以

未爲中兩言盡之矣堯典則舉四時之正而言之月
令則舉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堯典
言分

至之中月令
言昏旦之中

新刊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六 終

荆川稗編

卷之六

七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

後學太倉劉大綸校

書二

中星解

貝瓊

中星見於作曆之法尚矣天有定星星無定位各於四時考之南方而堯典言象言次言星之不同何也永嘉鄭氏本於孔注互見之說諸家無以異之蓋南言朱鳥則知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北為玄武矣東言大火則知南為鶉火西為大梁北為玄枵矣西言虛北言昴則知南為星東為房矣余求之經而參之考

亭所論豈特以互見為文哉天道至幽至遠而聖人
察之至精至密春言星鳥以二十八宿各復於四方
而星鳥適見於昏中故舉而言之至於仲夏則朱鳥
轉而西蒼龍轉而南而大火適見於昏中不可以象
言亦不可以星言矣秋之中星則玄武七宿之虛宿
冬之中星則白虎七宿之昴宿故於此獨舉一宿焉
大抵天以星為體而有廣狹遠近明暗早晚惟中者
則載之故月令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餘月皆舉二
十八宿而此獨非者以弧近井建星近斗井斗不可
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則知堯典所載豈非

以其中之所見而言乎聖人考中星以正作訛成易
之事析因夷曠之宜所謂術不違天政不失時者如
此然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至朱子之時則日在
斗昏中壁此見歲差之由而歲差之由恒於中星知
之苟以為互見其法無乃甚踈邪吁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而學者不之詳也故表而著之

附月令中星

驚蟄在雨水前

熊朋來

堯典四仲月中星如火虛昴各指一星而言中春星
鳥本是柳與星而以鶉鳥言之火雖心星而氐房亦
皆大火之法也月令中星孟春月建寅日躔亥自有

危室壁而但言室昏參旦尾亦各舉其一宿以記中
星中春月卯日戌有奎婁胃而但言奎言日初入戌
卽躔奎昏旦鬼斗中不言鬼斗而言弧建弧在鬼南
建在斗上季春月辰日酉有胃昴而但言胃昏星旦
牛中亦不但星牛孟夏月巳日申有畢觜參井而但
言畢亦謂初入申在畢昏旦翼女中則軫與虛危以
次中矣中夏月午日未有井鬼柳而但言東井昏亢
旦危中以次及餘星也季夏月未日午有柳星張而
但言柳昏有氐房心中言大火則氐房在焉旦奎中
亦有婁胃隨中氣深淺而中孟秋月申日巳先有翼

而言軫此不以中氣初過言而究其在巳之末躔昏
建星中宜言斗而言建旦畢中則以次觜參中可知
中秋月酉日在辰當躔軫末度以及角亢而專言角
舉中以見首末昏旦牛參中不言參而言觜三星附
參中舉小以見大也季秋月戌日卯有氐房心而但
言房猶中秋言角也昏旦虛柳亦舉一星爲記孟冬
月亥日寅有尾箕而但言尾記初入寅之度也昏危
旦星中接上月虛柳言之中冬月子日丑有斗牛但
言斗入寅首躔入斗度以次及牛不言可知昏壁旦
軫中接上月包室翼二星在其中矣季冬建丑日躔

子有女虛危但言女初入子先女度也昏婁旦氏中
大抵太陽行度與昏旦中星皆以中氣過後言之堯
典月令皆然若專指一星而謂此一月專在是星則
固哉其言星而證之天文必有不合之處俗儒謂堯
典中星與月令差又謂月令中星與今逐月中星復
差初不思中氣有淺深中星有推移執月令每月所
指三星而謂是月專在是星宜其不合矣愚按太陽
以逐月中氣後移一辰自有定法如昏旦中星只當
以月建對衝昏旦互求之孟春昏中之星即孟秋旦
中之星孟夏旦中之星即孟冬昏中之星不可拘一

月一星傳曰火中寒暑乃退六月初昏心星中而暑
退十二月平旦心星中而寒退此即求昏旦中星之
捷法也

月令孟春之月言蟄蟲始振在東風解凍之下仲春
之月言始雨水桃始華則雨水宜為二月節疏云漢
時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曆
改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祝子經亦云驚蟄
本在雨水之前考工記注冒鼓以啟蟄之日曰孟春
中氣也唐一行改在雨水之後周禮考工記注啟蟄
正月中太玄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舊圖於雨水

下注云律夾鍾今雨水在驚蟄前未知劉歆所改抑亦一行所改也觀太玄卦氣舊說疑劉歆欲改而未
能至後人始以其書而改之十二月節氣中氣之法
亦始於秦漢以來立此法以推日之行度古人簡畧
止占中星而已堯典占四仲之中星月令占十二月
之中星不但宵中而并及其旦中於是占法愈密矣

象刑說

程大昌

舜典曰象以典刑臯陶曰方施象刑惟明是唐虞固
有象刑矣而去古既遠說者不一苟况記時人之語
曰象刑墨黥慙嬰共艾畢非對履殺赭衣而不純也

漢文帝詔除肉刑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以爲戮
而民不犯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武帝之策賢良
也亦然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
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髡象而
劃之犯宮者劓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凡此數說者雖
不能歸于一要其大致皆謂別異衣服以愧辱之而
不至於用刑此遠古而譌傳也禹之稱舜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特不殺不辜爾未嘗去殺也怙終賊
刑刑故無小是豈嘗置刑不用哉戰國之時未經秦
火已謂象刑者示辱而已無所事於刀鋸斧鉞也苟

况既知其不然而亦不能别援古典以審其有無特能推理以辯而曰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此數語者雖堯舜復出無以易也楊雄曰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惟以肉辟始夏則真謂堯舜之刑無刀鋸斧鉞矣此蓋漢世之所通傳故文武二帝詔語亦以爲然也肉刑之制孔穎達輩集會傳記皆不能知其所起然而劓剕刖黥苗民固已有之帝舜斥數其虐特以不能差罪而遂至於淫用爾則肉辟所起豈復

待夏后氏之世哉且舜之刑五服五用明有所施而此時未有笞杖徒若無肉刑其閱罪而五服之法服罪而五用之刑以何器具而行其論決哉况象刑之次每降愈下方有流鞭朴撻若謂象刑止於示辱則是正麗五刑者反可以異服當刑而惡未入刑者乃真加之流鞭朴撻焉是何其不倫也然則象刑云者是必模寫用刑物象以明示民使知愧畏而何他求泛說哉第世言象刑者不究其本而直謂畫象可以代刑則人不信爾夫子之言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莊周曰匿爲物而愚不識皆咎世之教飭無素者也蓋

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為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者書五禁于門閭者諭刑罪于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極其重複正慮不知者之誤觸也以此言之則藉藻色以暴昭其可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世之有魍魎魍魎人固不顧與之相直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聖人範金肖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芟者知畏而預為之避也此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期不犯之意同也夫謂衣冠之為象刑固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亦不無所本也司圜

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元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實其語曰不冠而著墨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諸舜典則在流贖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慝之外設使其制誠嘗輔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并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胥靡旦春也本非正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哉且夫舜命臯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則類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測淺深綦嚴密無不曲盡而槩謂示耻可以去殺固

無惑乎後世之不信也於是結繩理暴秦之緒千戚
解平城之圍遂為迂左者之口實抑不思有太古之
民則結繩雖簡豈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則千戚
非武亦豈有不能屈服強梗之理哉是畫象者可以
昭愧畏而非以致其愧畏也欲知畫象之為刑助其
必循本以觀乃有得哉

禹貢地理辯

鄭樵 後同

驗星纏攷分野足以知地理乎曰州郡大小沿革不
同不足以知地理也探河源窮禹穴足以知地理乎
曰疆場廣邈足迹難窮不足以知地理也曰窮山經

求海志足以知地理乎口傳聞之事常多失實不足
以知地理也然則地理終不得而知也曰歷代輿圖
所述先儒多論及之皆不足以為據所可據者禹貢
一書耳然禹貢之書實作於虞夏之際而欲盡後世
之地理亦難乎參稽矣何者大賢如孟子嘗言地理
之誤矣惟禹貢足以明之博洽如史遷嘗言地理之
誤矣惟禹貢足以辨之楊雄班固皆相忘於誤者也
亦惟証之以禹貢而已况漢而下諸儒之議論乎何
以知之孟子曰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是江有通
淮之道矣及考之禹貢則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是

江未嘗有達淮之理蓋吳王夫差掘溝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為禹跡也明矣史遷之作河渠書曰斷為二渠復禹舊跡是以二渠出于禹者也及攷之禹跡河自龍門至于大陸皆為一流至秦河決魏都始有二流子長之論其誤指秦時所決之渠以為禹跡也明矣揚雄生於蜀而作蜀記上記蚕叢魚鳧以為秦之前未通中國故李白謂蚕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邇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而不知禹貢梁山之域如岷嶓沱潛蔡之類皆蜀地之山川則雄之言前此未通中國非也

國非也

禹貢已開蜀道及秦人用金牛復開

班固述

河源之經疏遠窮葱嶺蒲類海以為潛行地中而出為中國河而不知禹貢止曰導河至積石唐人劉元鼎使吐蕃乃得其源在國中深境而固之言亦非也吁禹貢一書不過數千言耳古今言地理之牴牾莫不於此取質焉則後之言地理者其可舍之而不為依據乎禹貢一書所以不可及者何耶得道之言與才知之言異禹貢之言其深於道乎書出於道非後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係於方域而係之山川至後世則有四至八到之說矣山川小者係其州大者係

而出之至後世則一山跨數州一水而見數郡矣冀州不言四方所距至後世則京兆扶風與郡縣同體矣禹蹟所及東至萊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弁之服無不爲之續敘而已至後世則羈縻州郡皆入中國圖籍矣四者之意既已周知而復于終篇不過百言遂能盡九州之田賦土地之所宜道路山川之遠近非深於道能之乎

禹貢洪範相爲用

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日五行五行之序一日水且鯀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不畀洪

範九疇禹之所治者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而不曰五行之何如蓋九疇之綱領在於五行五行之綱領在於水請以禹貢明之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爲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兗青徐之水既治水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揚荆之水既治水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立天下之中與徐兗接境自兗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

先次楊次荆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者以此鯀之治水不依五行次第故箕子於鯀湮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陳五行五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畀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為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言天地之數五十五

至於用則為五十虛一為大衍以揲著也

洪範五行 附熊氏論

葉適 習學記言

按劉向為王氏考災異著五行傳歸於切劑當世而漢儒之言陰陽者其學亦各有所主然洪範之說由此隳裂世亂不能救其禍尚小道壞不能復其害尤大也今畧舉洪範本義以證五行志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天之所以錫禹也今尋虞夏書不載被錫之由若舜禹不自言其所得於先而箕子乃獨明其所傳於後以是為唐虞三代之秘文此後世學者之虛論也大禹謨曰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

并川和編卷之四
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
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詳上文
則舜固盡以當時之治命禹禹極心力以成天下之
治其功以水為主而其效非獨水也水火金木土穀則
五行也正德利用厚生則庶政羣事也戒之董之則
福極之分也總而命之六府三事爲九功則與洪範
九疇名異而實同也禹之言畧箕子之言詳然則天
之所錫非有甚異而不可知者蓋事易惑而道難明
以情爲悖者多而以理爲順者少耳箕子勸武王修

禹舊法疏別條敘粲然如指掌學者失其指方以爲
竒計秘傳流轉迷妄淪於下俚而非聖賢之所嘗言
使私智臆測開鑿於後既相與串習而別於其間自
爲中庸此大道之所爲隱而非有隱之者也使河出
圖而爲易果在伏羲之世則洛出書而爲洪範乃在
禹之時前後懸絕何昔爲經而今始緯乎易不知有
書書不知有易八卦取物之大者以義象九疇兼政
之細者以類行當禹治六府三事不取諸八物安在
其相表裏也且此特劉歆之言爾後世學者尊奉古
文因而推於天人之際以僞言僞是烏能致其極也

五行無所不在其功用所以成五味味者養人之本
政理之至精者也古之聖人必先知此故禹修六府
又併言穀益稷曰烝民乃粒然則禹稷以前民蓋未
盡粒食矣周人起家於農功最著武王非不知然箕
子所以首告者欲其順天行而萬物並育不欲其私
人力而一家獨利耳今漢儒乃枚指人主一身之失
德致五行不得其性又人主雖有德而智與力不具
則亦無以致五行之功堯之涪水是也若夫僅救一
身之闕以冀五行之順已而不能順五行之理以修
養民之常政興利而害輒隨除弊而利復壅則漢儒

之所以匡其君也末而禹箕子之道淪墜矣按古人
於德未有枝葉故書稱堯舜止於聰明文思恭讓明
哲而臯陶以言爲謨禹湯之後衍德漸廣又後則不
勝其繁矣五事者人君迪德之根源生人之所同自
堯舜以來所由成聖者也以吾一身視聽言貌之正
否而驗之於外物則雨暘寒燠皆爲之應任人之責
而當天之心出治之效無大於此矣漢儒不識箕子
之指方以五事配合五行牽引周衰春秋以事往證
分別附著而使洪範經世之成法降爲災異陰陽之
書至今千餘年終未有明者殆可爲痛哭耳皇建其

有極者本無底止而爲之底止五福者人之所同欲也六極者人之所惡也嚮者福之威者極之古人之治止於是矣人君有極則能歛福以賜民民亦能錫君以保極人君不極則與民同受六極之罰此洪範之正義也學者必學於古聖賢毫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今不得見其詞矣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作高宗彤日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而其訓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是古人因異以相警懼先格王而以是正之推之於咸又原命

之書猶是理也若夫洪範初不爲災異而作庶徵所指明有效驗而學者乃以五行五事聯附爲一春秋以來凡有變兆離析剝解門類而戶分之以是爲格王正事則委巷小夫巫瞽之說夫豈不然而謂以篤學好古自名如仲舒向歆者亦當爾歟

熊氏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卽如天乃錫王智勇之錫湯武征伐皆稱天胤征呂刑亦托辭於天尚書言必稱天此其常也痴愚之人遂謂禹治水至洛得龜書畀詞人言之則可而不可用於解經孔子於河圖洛書但言聖人則之非天以此分送羲禹也或謂

九疇中龜書該幾字皆或於天錫禹之說不思易中兼有河圖洛書參伍錯綜卽洛書若專謂易爲河圖範爲洛書真俗儒之言也

論舜漁陶

金履祥 後同

瞽叟之欲殺舜也象之欲殺兄也史記曰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然瞽叟特出於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嘗考其情則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麤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

之故而遽欲殺之哉然則舜固有國之嫡而其爲耕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參養舜之爲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工也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嫡不敢居而自歸於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故雜書有謂舜見噐之苦惡而陶河濱見時之貴糴而販負夏孔子曰耕漁陶販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此說雖出雜書而實得聖人之意又瞽象之欲殺舜在其初年之間而堯之舉舜則在其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而莫之辯固也然孟子當時亦不辯

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不在於辯世俗傳訛之跡而
在於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以
推天理人倫之至則其事跡之前後有無皆不必辯
矣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

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
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嶠
牛以至瞽叟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
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嬪姓亂序無別已乎
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於書

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
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
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
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
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
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
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
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决矣傳稱有
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
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

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於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况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為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為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

顓報幕以至瞽叟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國語所謂祖顓項

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

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為宗而祖堯之祖也史路

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為尸者也祖顓項報

幕以至瞽叟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

公義也然韶之為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

者即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

在尸位乎况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

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

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

之論亦始謬矣

論郊鯨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德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耳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常昭之說也舜郊嚳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鯨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

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鯨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祀郊禹矣祀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論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去聲之為尙入聲臯之為咎去聲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

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僑繇之爲鮫虺之爲
備紂之爲受罔之爲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
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
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
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
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
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
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
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
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

獨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
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
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
類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
不得爲伯益則尚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皋陶僑不
得爲垂鮫不得爲繇它如仲偃不得爲仲虺紂不得
爲受羿不得爲罔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
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不惟敘益爲然也重黎二
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
總敘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

於談遷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柏翳爲臯陶之子則羸郟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柏翳果臯陶之子滅文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預歆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殷人立弟辯

大紀論曰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二年仲

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興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爲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素理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遵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

祖乙祖甲皆立子其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賢之君皆不遵先王之制而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為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為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淳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

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世此以曆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西伯戡黎辯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北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耆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為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
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
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
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
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
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
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
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
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
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

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
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
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
竊嘆遂執而囚之而况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
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
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
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
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
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
祖伊之言曰天旣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殷已

辨別系錄 卷之十
三十一
阡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爾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柅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辯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

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
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
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
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
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
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
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微子而顧首
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
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
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

如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
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經輿櫬
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
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
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
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
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
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母乃躁
謬已乎至於比干箕子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
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囚而爲奴如

漢法髡鉗為城旦春論為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它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

論三監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

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畧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况所使

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於其國
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
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率武王則旣喪成王則尚幼
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
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者
周公可以取之已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
之心也而况武庚實嫉之於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
旣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攔
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
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况三

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旣而三叔與之
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
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
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
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
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
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
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
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
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

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
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
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
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
固嘗與於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
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
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
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
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
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

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
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竝
行不悖周道然也故於家曰親親焉於國曰君臣焉
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
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
也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
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
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
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
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奉

也

論處殷民

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慢令風俗浸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浮醜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連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物蕩無廉耻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

於是分遷畿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跡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乃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爲頑自其桀紂之惡於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爲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

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
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特爲風俗人心
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誹魏之俗
齋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
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
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殷民叛周論

周洪謨 文衡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
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黃紹我周王是言人心
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翦亂

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閑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
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皆爲殷人
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聖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
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卽
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
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篚於弔伐之
日者不幾於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入
心之不易服哉南臯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
敵執篚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
也所播棄之犁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

井川和義云卷之七
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
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
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恭虐于百姓以姦冗於商邑
又曰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
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爲皆
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噍類無遺哉不過殲
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
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
國統之絕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

叛也今夫盜蹶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
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
能脅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
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爲所脅
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爲言而
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
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毖殷頑
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
禮茲殷庶士庶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
以及殷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

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
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
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爲叛
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
之意終無以暴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
口矣予故爲詳辯之

金縢非古書

王廉 文衡

予讀書至金縢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
然非周公也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
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

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
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
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
某之身夫周公面郤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
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爲也
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
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爲不知命矣且滋後世割股醮
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卽命于元龜
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
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

使周公而然非達孝者矣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故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旣曰周公別爲壇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於宗廟金滕之匱又私啓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爲挾冢宰之權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廟金滕之匱卽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六年之乂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

滕之匱至今乃

啓之耶卽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舊傳今文古文皆有蔡氏又能曲爲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旣乂固非迂論之所能奪然於心未始不致疑也故疏于籀以俟知者

周公居東三年辯

汪獻

文獻志

予讀金滕之書言周公居東三年則罪人斯得而疑朱子詩傳鴟鴞篇從漢孔氏說弗辟之辟音闕謂致刑辟而誅殺之也鄭氏註詩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則讀爲辭避之辟蔡氏注書則從鄭說愚讀詩書三復致疑而未能決因合詩書之經反覆求之

并川和經二卷之也
始信鄭說爲是確然不疑何也流言者危周公問王
室然未明其何所由起則一時是非猶昧周公未宜
遽興師問罪故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是以
退避而居東都二年然後是非明白而知流言出自
武庚管蔡故曰罪人斯得蓋得罪人之情實也既曰
居東則非東征可知矣意者公雖退居避位然必尚
得將帶侍從護衛之人以自隨非如後世大臣貶黜
不得一人自隨比也其作鷓鴣之詩極言恩勤保育
王家先事預防勞勩爲甚遭逢外患不得不言其辭
促其情哀蓋避居之時所作非興師問罪所發之情

辭也苟非成王復感風雷之變而迎之則大誥何由
作東征之師何由而出乎奉命東征陳師鞠旅有率
友邦冢君卿士司馬偕行然前日從以居東衛士未
嘗易也觀大誥一篇參以豳風數詩觀之可見矣夫
以王師出征三監誅武庚以周公之神聖才藝而將
之以討有罪名正言順必不乂淹歲月不過半年期
月間事爾必不再勞師征三年之久竊惟周公避居
東都二年罪人斯得於是大誥東征又一年爲三年
王感風雷而迎周公必輕身奔赴軍士居東或未偕
行雖行亦不得并留受命出征軍士隨往武庚既誅

歸勞東征之士則三年矣故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惟公退讓而避居東都故再言公孫碩膚以贊美之
假令公遭流言之變是非之實未明輒假王命以興
師旅將孰知而孰信從之乎詩人安得有狼跋彘尾
之况故朱子晚年亦從鄭說其答蔡仲默書可考也

三宅三俊說

程大昌文獻志

周公作立政三言三宅三俊孔安國曰大罪宥之四
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意如五宅之有三居然
是其所謂三宅也正直剛柔三德如洪範所陳是其
所謂三俊也然立政一書顯為用人而作雖以司寇

謹罰終竟其文要其叮嚀庶獄特居準人職事之一
爾三代本末有敘凡其施置率常先德後刑安有未
及用賢而遽飾刑罰恐非聖人彛敘亦非立政任人
本旨也王氏必謂孔氏外立三居以汨正意遂順飾
本文而別為之言曰已命以位已任以事則為三宅
其才可宅而未踐此位則為三俊此於經文無忤矣
然有不通者周公之稱成湯曰克用三宅三俊夫三
宅三俊繫言克用而猶謂三俊為未用之才何哉古
今法制固不得而同然人情事理可以意想也且使
此三人者見謂為俊拔而顯之不知其將處之何地

若明命其才實試以職則當併已用未用而數之且將參耦而六不得止云三宅也若姑下一等而小試之不居其位且未有職業可以程品豈容虛竝三宅而假立稱謂也哉詳復考之皆不安愜故予嘗反求諸經而推知其實也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此卽三宅所起而在夏后氏之世者也周公陳此三宅固云夏創而其時三俊之名未立也暨湯文武而後甫曰克用三俊灼見三俊詳求其故蓋事牧準三官也人君處以此職使安其位使任其事則隨其官而命之曰宅事宅牧宅準如堯以百揆處舜則曰納于百揆

舜以處禹則曰使宅百揆納也宅也皆自上處下之言也既居此位既升此職而總其見處者之地則曰三宅三宅云者卽所居官命之如百揆之初以揆度百事得名及其既已受任遂如後世三公六卿正爲官稱非如自上處下初語矣此宅事宅牧宅準所從命名以爲三宅者然也三字既爲官稱則隨其職業所能勝任以名言其才其德故得附並三宅而名之三俊也孔安國求其說而不得顧推而入之五流三居者殆因三宅無義民一語爾夫顓俊而訓德先夏之所以宅人而其國因以大競者也合三職而一無

義民者末夏之所以不能嗣往而致於荒墜厥緒者也其宅同其所從宅者異故治亂由此乎分經意明甚何有幾微以及用刑也哉

顧命冕服辯

蘇軾

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先王之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禮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者三乃出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

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始死方殯孝子釋服離次出居路門之外受于戈虎賁之逆此何禮也漢宣帝以庶人入立故遣宗正太僕奉迎以顯其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不知何用此紛紛也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

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曾謂盛德之王不若衰世之侯昭畢公不如子產叔向乎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於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者猶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論

論君牙伯冏呂刑三書

鄭樵 後同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欲知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

穆王之為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宴王母於瑤池忘歸諸侯贊于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夫乘八駿勳玉母出於列禦寇謂西極之僊人與穆王同遊以至於瑤池此特禦寇駕言以神僊人之術大槩詭怪如此後左氏不之察因曰穆王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取以為據也退之名為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反溺于異端不已

陋乎信一怪誕之說而矣夫定書之旨致徐偃之偽名誣周王之大惡退之一碑之失萬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三篇其命君牙爲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而爲之輔翼也其命伯冏爲太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呂刑以侯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

取之也今世儒見命伯冏爲太僕正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老而荒怠好遊故也故列子之說傳於左氏以及於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言時已老矣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誥四方正知王之不忘也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耄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

讀書當觀其意

典謨訓誥誓命孔安國以爲書之六體由今觀之有一篇備數篇之體如太禹謨曰禹乃會群后誓師則

是謨亦有誓也說命曰王庸作書以誥則是命亦有
誥也以至益稷洪範本謨而不言謨旅獒無逸本訓
而不言訓盤庚梓材本誥不言誥嗣征不言誓君陳
君牙不言命然此可以論書之文不可論書之旨大
抵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
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
世不得以爲治君不足以爲賢而有取其言以傳遠
者如五子之歌君牙罔命之類是也有取其事者胤
征是也有取其意者呂刑是也有特記其時者文侯
之命是也有以示戒勸者費秦誓是也大抵上古之

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
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
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爲無益於治皆所不取焉
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有生而知之安而行之
則爲堯舜禹湯文武矣有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則爲
啓中宗高宗成康矣有困而知之有勉強而行之則
爲太甲穆王矣困而不知反以極於危亡則爲大康
桀紂矣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
百四十二年之褒貶者無以異也唐李翱曰其讀春
秋也若未嘗有詩其讀詩也若未嘗有易其讀易也

荆川系...
若未嘗有書其知六經也哉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七終

